

海上游崂山

□陈敬刚

“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雄奇秀丽的崂山素有“海上名山第一”之美称。崂山以其山海奇观“神仙窟宅”蜚声海内外，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著名僧道纷至沓来；或攀援游览，或炼丹求药，或诵诗作赋，或即兴题刻，或设馆授徒，或修真传教，足迹遍布诸名胜，崂山亦因之名声大振。

百余年前，旅居青岛的康有为自沙子口乘坐“金星号”轮船至崂山太清宫湾，游览了太清宫、龙潭瀑、上清宫、巨峰等名胜古迹，并赋诗《崂山》一首，镌刻于太清宫后的巨石上。诗中对崂山的山海奇观倍加赞赏，誉之为：“天上碧芙蓉，谁掷东海滨”，气势恢宏，立意新颖，把崂山寓意为天上的碧芙蓉；“青绿山水图，样本李将军”两句又把风光无限的崂山比作唐代以专攻山水画而著称的李思训的画卷。

日前笔者从青岛奥帆中心码头乘坐游艇出发前往崂山太清码头，重温康有为当年的“海上崂山之旅”。一路劈波斩浪东行，右舷激浪排空，烟波浩渺，但见茫茫的大海与寥廓的苍穹。自左舷凭眺，却是一幅崂山秀美姿容的长卷：紫气霭霭的峰峦座座相连，如剑戟排列，披挂着如丝如絮的白云；云朵闪处，则是苍茫的林木，青翠欲滴，间或几丛野花，红白黄紫，有如珍珠玛瑙镶嵌于翡翠锦屏上。山根接近海面

处，多为陡崖峭壁，如同斧劈，滔滔海浪在这里撞个粉碎，飞花碎玉般溅向半空。极目远眺：山与海之间由层层飞舞的波浪连接，恰似一条光彩四射的白玉项链，缠绕得崂山雍容华贵。

我心戚戚。崂山的海不像三潭印月似的水平如镜；这里的山也比不得五岳独尊那般峰峦雄伟。可崂山的仙气不在于单纯的山，“山不在高，因海而名”：如果不在海边，它不过是内陆一座普通的山而已。因海的滋养，崂山有了灵异之气。如果不在海边，它不过是内陆一座普通的山而已。反之，如果没有山的映衬，东海之滨亦不会誉满天下、闻名遐迩。“山无海不奇，海无山难观。”山海奇观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诞生了大自然匠心独运、鬼斧神工的旷世之作。

温润的气候造就了崂山独特的云海景观：此时恰逢初春季节，崂山的云如轻柔的薄纱，随风荡漾于山峰之间，山似淡墨濡染，一派如诗如画的仙山景致。若是在盛夏，云渐浓，往往成团成片，翻滚如潮。此时登上巨峰极顶，云浪荡起层层波涛，形成一片浩瀚的海洋，将一座百里大山整个压在脚下，空山灵谷中涌满了滚滚白云，阵风吹过，云浪随之翻卷淹没，只留下崂顶，恰似一座大海中的孤岛。偶尔闪露出几座山尖，显得更加峥嵘险奇。山里的风向变幻莫测，若一阵急风掠过，云浪便顺谷而下，层层山峦也各显秀姿；倘若



风自谷底向上吹来，道道云河急剧升腾，汇成茫茫云海，涌上峰顶，眼前就像遮上一道严严的帷幕，人也只闻其声，不见其貌。而到了秋高气爽之季，云的轮廓十分分明，片片白云奇形怪状，千姿百态，闪耀着银光，层层铺展开去，又是一片浩瀚的云海，云海却在天上。

在沈从文的笔下，青岛的海和云都是独一无二的：前面已是一片碧绿大海，海上船只驶过时在浅紫色天末留下那一缕淡烟。不仅是海，青岛的云更加不同凡响：云南的云变化最快；河北的云是一片黄；湖湘的云是一片灰；四川因高山将云分割又加浓……论色彩丰富，青岛海面上的云

应当首屈一指。

遐想间船速骤然减缓，将我从浮想联翩的诗意幻境拉回现实：原来船只已临近此行的目的地——崂山太清码头。蓦然回首，不远处岸边山崖上镌刻的明代巡抚赵赞的手书“海上名山第一”几个气势磅礴、笔力苍劲的大字映入眼帘。

面对此情此景，低吟着顾炎武的《劳山歌》：“劳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势压齐之东。下视大海出日月，上接元气包鸿濛。”恍然间醍醐灌顶般顿彻：往昔“不识崂山真面目，只缘未曾海上游”……

(本文作者为影视创作人，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长长的赢汶河

□钟昆

我们老家村庄西边有条河，叫赢汶河。赢汶河是一条古老和悠远的河，是大汶河三大源流之一，古史旧志多以此河为大汶河之主流，并有“汶出莱芜原山”之说。它沿峡谷蜿蜒南流，穿长城岭进入莱芜，经茶业口曲折南流，纳鬼石河，又西流入雪野水库，出库南流经春秋齐赢邑，故名“赢汶河”。

古赢邑，在现城县村，据考证秦始皇的祖源在这里，目前还留有城墙的残迹，旁边的小河叫“赢水”，即现在的赢汶河。“秦出东方”，西迁而建立了强大的秦帝国，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

我少时并不知道这条河的掌故，就像一个人其实并不太了解自己背部的形状一样。当你习以为常地趟过一条河，不经意地路过一个村庄，或者坐在居室翻阅一本书，甚或随意捡拾一块砖瓦、一块石头，内里可能有许多让你想不到的故事。历史天空中那些看似十分遥远的星星，其实离我们很近，甚或就在我身边。当我发现老家的小河居然有如此厚重的历史，得意和自豪之外，也有些怅然若失。也许，我只是穿过它漫长生命的一个微小片段而已。

我问河，河不语。它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流淌了几千年，也在不声不响中决定了一切：两岸迷人的风景、厚厚的民风和灿烂的文化，又用水势的枯荣，造就了当地重视农事的文化内核。聚族而居、耕读传世的乡土文明，孕育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安逸无争的精神心态，使一座座村落、一条条田埂、一片片庄稼，散发原始、质朴的芬芳。

河是有母性的。春节期间回乡，

来到河岸边，我的眼前突然闪回印象中河的样子。那时的赢汶河水流平坦，从遥远的山区奔腾而来，在我们村拐了一道弯停顿一下后，立即沿着宽阔平坦的平原河谷一路向前，水势顿时变得舒缓了起来，河面也变得开阔。在春日，河内清流涓涓，两岸草木峥嵘，宛若轻纱飘动。在夏日，蝉鸣蛙唱，到处郁郁葱葱，不管男女老少都会来河边，男人忙了一天一般会下午跑到河里洗个澡，洗去一身的疲劳，妇女则是晚上沐浴。在秋日，两岸瓜果飘香，可洗萝卜缨子，可洗白菜叶子，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悦。在冬日，皑皑的白雪和枯草上间或的残雪装点着两岸，结出薄薄的冰层，色彩虽然单一，却正如化繁为简的墨色山水画。

记忆中，我曾无数次在平缓的河床上奔跑，任凭脚丫踏过沙滩，激起的浪花跟在身后；我曾无数次在河流拐弯处游泳、摸鱼，浮在水面上看空灵缥缈的天空，思考新奇却不可知的未来；我曾经无数次走过这河岸，或割草，或放羊，或与伙伴们一起在河边的大柳树上粘知了、摸鸟蛋，或仰面躺在绿草如茵的沙垄上，数天上的白云，看云朵幻化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这是我的母亲河，哺育了我，也滋养了我。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留下了欢乐的童年，懵懂的少年，也留下了青春的迷惘。后来，我外出求学，参军入伍，结婚生子，这条河与我越来越远。如今，人到中年，尝遍了人间的多种滋味，经历了世间的风云变幻，也看惯了风风雨雨，再次走在母亲河边，看它历经磨难，依然流淌不息，不舍昼夜，这一刻，我仿佛读懂了它带给我的启示，是孔夫子“逝者如斯”的睿智，是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思，更是苏东坡“一笑人

间今古”的旷达。

当我回归河水，也回归了内心。在这里，除了亲人和乡邻，故乡的土地、风雪、庄稼、动物、农具、蚊烟、饮食等等，这些让生活熠熠闪光的珍珠，都成为我追忆的对象。我发现夏日的赢汶河拥有层叠的笑纹，冬天的河岸会唱歌，一滴水可以有三生三世，时光在自然交响中飞舞。长大后远离小河，我还在慢行列车上看过平原的朝阳中翩翩起舞的白鹤，在净慈寺听过南屏晚钟清亮的响声，在洞庭湖的月下竹林感受萤火虫带来的幽微光明，在青岛的冷风中追寻闻一多先生的足迹，在亚龙湾品味椰子的甘甜，在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体会万马奔腾的气势，在丽江的小石桥下感受它优雅的流水，在泰山之巅远观日出的壮丽。

赢汶河不能逆流而上，但回忆可以。行走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让我更加怀念故土的热度，尝试重温少年时的欢悦，更深切地懂得赢汶河的爱与包容。我的确倾听过不同的声音，理解了复杂的人性，但心里终有一条独有的生命之河：在告诫我如何静水流深，坚韧而独立，在遇到险阻时依然会从容而过，泛起动人的涟漪。

沈从文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曾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可以说，我的人文精神从小被赢汶河所滋养，这条河流已经成为我精神的源头，时时给我灵感、激情以及奔腾澎湃的生命力。人生就像一条河，我们可能无法改变河流的起源，也无法确定河流的终点。但在奔跑中追溯与探索，就是生命本身的终极意义。

温度

□李硕

凌晨三点的街道还浸在墨色里，扫地车的嗡鸣声撕开寂静。穿着橘色工装的人握着长柄扫帚，将昨夜被风吹落的槐花聚成小堆。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在柏油路上投下晃动的轮廓。当城市还在沉睡，这些工人已经开始擦拭它的面容。

菜市场的铁闸门升起时，天光刚染亮云层。卖鱼的大叔掀开泡沫箱，冰碴子簌簌掉落，新鲜的海腥味扑面而来。他利落落地剖鱼、刮鳞，沾着水渍的手在围裙上随意擦两下，又去招呼新的客人。隔壁摊位的阿婆正在分拣豆角，枯黄的叶片被精准摘除，翠绿的豆荚码得整整齐齐。

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朝阳，保洁阿姨背着水桶逐层打扫。她踮脚擦拭高处的窗台，动作轻盈得像在跳一支无声的舞。茶水间里，维修师傅半跪在地上检修饮水机，螺丝刀与金属零件碰撞出细碎的声响。这些身影总是隐在角落，却让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变得妥帖。

建筑工地的塔吊缓缓转动，钢筋与水泥的碰撞声此起彼伏。戴安全帽的工人站在脚手架上，将砖块码成规整的墙面。汗水浸透的后背洇出深色痕迹，他们偶尔停下喝口水，望着逐渐拔高的楼宇。

社区诊所的输液室，护士握着针管的手稳如磐石。她轻声安抚哭闹的孩子，动作利落地完成注射，又快步查看其他患者。药房里，药剂师戴着口罩核对药方，手指在药柜间快速穿梭，把苦涩的药片变成治愈的希望。

夜市的煤气灶蹿起蓝色火焰，炒粉师傅颠锅的动作行云流水。铁铲与铁锅碰撞出清脆的声响，油烟裹着香气升腾。食客们围坐在塑料桌椅旁，厨师抽空擦把汗，又往灶里添了把火，继续翻炒出人间烟火。

深夜的便利店，收银台的荧光永不熄灭。夜班店员整理着货架，把歪斜的泡面盒摆正，给加热柜补满便当。有人推门进来买宵夜，他递上温热的饭团。

这些普通的劳动者，用双手织就生活的经纬。他们的手掌或许粗糙，却托举起城市的运转；他们的工作或许平凡，却填满了生活的每个缝隙。

当暮色再次漫过街道，我路过正在收摊的水果商贩。他推着装满空筐的三轮车，车轮碾过地面的叶子，发出细碎的声响。路灯亮起时，他的身影渐渐融入夜色，却在我心里留下清晰的印记——这世间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藏在普通人的劳作里。

(本文作者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